





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美  
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  
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  
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為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  
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傅廢營陽而加厚供  
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  
表計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  
耶

表后生子劭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  
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暱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  
愛其所言平而表后詳視劭子見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



意去之。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蛇虺蝎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爲此乎。夫石雖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爲文帝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忍爲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顛嘆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魏徵弃其黃冠衞之賢者。多爲伶人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父無君。弄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華。蓋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

夫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揆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蓬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負黼黻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



居天位責爲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爲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利而忘義以富貴寶位爲己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子弑其父欲久而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爲寶而富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彛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褊而度量之隘耶漢高由亭長爲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恢廓大度戴黃屋建左纁若固有之宜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滿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曩昔之對亦微足以警言之矣

魏主聞夏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爲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喪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燾所行繩祖武耳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成王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恠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者已羞觀迺翁耕具有類膏粱之家癡兒駿子何世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兆於拊御床而取耒耜之口矣



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宮墻五仞其堅可礮并  
斧魏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為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尚矣昔恃  
其陋不修城郭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  
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礮  
斤斧宜可恃以為固也而赫連昌之敗乃不得入城而魏  
主入之然則不修其城如昔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  
又不免於亡城為有益耶為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  
以為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  
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  
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

暴保民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堅高有其  
於城而險深有甚於池不可得而破矣

陶潛卒

通鑑無此  
蓋補續之

淵明潯陽人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  
不羣始為鎮軍建威參軍未幾得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  
會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子素  
貧幼穉盈室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為小邑及少日眷焉  
有歸歟之情何則性質如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已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  
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  
人子也宜善視之又嘗疏告子儼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甯勉辭仕使  
汝等幼而飢寒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  
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又作五柳先生傳曰先生寡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即欣欣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  
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志懷得失  
以此自終即此可見潛之大槩矣其詩纔一百十有五篇  
若質而綺若癯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  
詔徵爲著作郎辭不赴自以家世晉臣不仕于宋朝及其  
沒衆號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地位甚高古之逸民  
也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荊州職事修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  
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降抑彭城帝之次弟  
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誼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爲尚非專取其  
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兩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  
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  
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猥以義康爲言於是乎志正而識  
近矣未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猶本  
而論則泰之過也

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  
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  
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重傷大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存



飲自若爲法司所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素帶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  
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  
相而處富貴巍巍乎而不與焉人之見之與布衣蔬食之  
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皎厲之  
士以爲沽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怨忿  
以爲遺己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  
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  
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

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  
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  
夷進五族

暮末可謂孝矣以母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與舜  
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光  
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暮末非  
能孝者也辛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情可  
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其焉人子所不  
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族濫刑如此豈  
所以安其親也善爲母者初盍隱諸不能不言及子之名  
殺也又不能諫是憾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被國  
人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合怨爲日  
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爲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  
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



月不可與兵浩曰月食修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  
辨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  
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

崔浩占天料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夫魏北  
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有壯士健馬能不求不伐之  
為難浩誠知古今監成敗則宜勸其君以修德行仁用賢  
回本保其土宇為安寧不伐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關  
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為拓跋氏  
之禍者實兆於北虜子房之智豈為是哉其言曰患在上  
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  
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  
槩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功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  
時而為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  
惡之心在已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卻克大破齊  
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欒伯繼見公勞之如卻伯其  
對也亦如卻伯此庶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  
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屢  
於眾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  
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  
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虓弱不能彎弓持矛  
然會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誇言致美然甲兵在裏豈



易當也浩於此亦罔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有才者然則親而俄踈厚而頓薄加以大戮不少顧情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車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境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避須冬寒冰堅自更取之

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傅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己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筭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壽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馬飲江而河南之地迄為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為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

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將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甲中胡虜凶狡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主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源欲代父翼遂還東宮夫人矯詔絕內外翼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殂弘遂即立使



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疑有逆謂者攝大位以寧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鷄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修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覲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况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損而已不預知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弒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鐘驥以虜馬來侵說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罔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為太后又加尊稱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為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為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平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惠者也使東鄉君寡無以葬非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也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從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乎乃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即當疏湛罪各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為義康之累則所



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遜位至于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其沮驅扇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麓而無筭也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醕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徂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權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鬻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甘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感其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旦汝如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矯詔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爪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肅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其權臣除之為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豐負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為去之則莫予毒也不知殺景仁疋羸卧疾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



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爲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爲民之父母又曰師帥  
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蓋亦反己選任之道有  
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許其將投  
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爲  
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  
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賚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踈勒等九國入貢  
魏燾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  
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誦龜勉遣使竟爲柔然所遮而不得

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賚金帛  
徃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  
爲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  
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徃則送謂禮文之  
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  
涼王數與宴遊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其懷順  
爲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  
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  
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  
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爲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  
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告



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譏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怨克之心豈南箕負錦之足比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園置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荊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帝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



之何工於詔第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毅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至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内用由毅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

文帝景仁豈無責乎昇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專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盍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羣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卧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羨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為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



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  
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  
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  
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  
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  
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  
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  
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  
而躁動止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  
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  
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

曷若止之於微之為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  
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惡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  
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范曄讒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欲  
焦頭爛額為貴耶

魏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  
浩勸魏主從之功普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  
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  
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  
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  
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  
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



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於地  
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  
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森布  
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  
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  
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  
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  
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  
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  
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  
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  
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

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  
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  
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  
曰天數自其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  
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  
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  
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  
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  
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  
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



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誤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二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己立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簧鼓講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

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又崇臺萬仞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况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爲



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  
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諛之情著而  
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  
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戕者  
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  
順長於謀畫為肅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  
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荊州刺史義季為南兖州刺史以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  
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不得已用之詔之  
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繫已節用  
為士庶所安汝往有一事減之者必歸責於吾矣義宣勤自  
課厲事亦修理

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  
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豈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  
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逃曠缺夫帝之所以  
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遽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  
戒勅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  
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  
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  
贓獲罪義康為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  
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  
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  
至也苟順天人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



號令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  
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爲常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  
變邪志爲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  
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  
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絕屬籍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方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  
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  
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  
權高勢強爲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已也是則庸愚凶暴  
相爲羣衆推一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

不一見况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  
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更能精贍爲劉湛所誤而思謝述  
之賢思慧林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  
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爲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  
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  
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  
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  
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虧於  
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  
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爲宋弒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  
所誅一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弒一孫入爲



篡沛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諱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弑之禍為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為世費害悉宜除之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闔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鞠為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偽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不聽乃緩宣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子遺

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也彼其尸牖未易知奧突未易當辯未易析而精極之地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甚帝曰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袁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議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祕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郝標二人性巧佞為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  
于甚詳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共譖於魏主以為暴捫國惡魏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捫者固



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諛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湛郝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為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婉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壽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勢為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

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云皆浩所為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苟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為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為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為能則曰臣既副浩甘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偽交於前或難辨



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憮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詠力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善爲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其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實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己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旅大起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三兗六州三五民丁

情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軍用不充借枵餉徐兗江西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連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爲總非連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爲元帥乃諂諛貪復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庸篤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最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勇退少則退



緩吾可欲專功而留虜卒乃納之及魏師退璆上露版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慾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乎夫以利說人人鮮能揆義以拒之使璞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可既已却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與庸素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

上命將出師常授以戒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莫敢自決此其所以

古之為師也推將軍之數委以闔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則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親授於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侈心益縱贖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懸心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况文帝將略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冀矣



初魚宗之奔魏其子軌常思南歸以昔殺徐湛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亡歸上以爽為司州刺史湛之以為廟筭遠圖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慾而存天理也讎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忿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於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弑父弑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有事主似也力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居內魯爽守燕於是復讎之念微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請徙廣州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慮義康為亂武陵王駿等共譖之遂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恹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賄佐軍者不復反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恭弟也而奏之於內駿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一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晃以憂卒謚曰景



穆 徐知其無罪甚恨之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  
已愛懼誅遂弒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爲君其職在司  
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  
昌或者爲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  
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怨  
結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  
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  
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闕  
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  
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弗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

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其昧於冰霜之戒甚矣其及  
也不亦宜乎

上聞魏世祖殂下詔北伐使散騎侍郎徐爰隨軍銜中旨授  
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惻推吾之  
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狃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  
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爲夷狄中國居而  
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  
祖伐秦之喪不旋踵魏盡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  
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  
戒焉又乘魏變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况宋  
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旣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燾之



此又帝宜申飭使臣贈死吊生則善聲遐暢仁心遠洽乃  
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作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  
合殿之禍哉古之為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  
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且天奪其鑒乎何迷謬之不反也  
初潘淑妃生潘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潘潘懼  
乃由意事之劭復與之善劭潘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巫  
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殿下  
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潘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  
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劭潘上雖怒甚猶未忍  
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廢孽孽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  
圖富貴于所置者為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

異於是矣帝待之厚位之深潘妃及潘雖愛帝未嘗有廢  
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豕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  
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  
罪劭潘自取不慈之謗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  
於八月之父其昧於屬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  
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  
於斯為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自隳其美殘民  
之禍以自災于厥身與善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  
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為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  
緒而順奉迎臣子常職不取脩天之功以當太官力辭不受  
魏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鹿高允夷狄之俗也夫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  
汕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以國  
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  
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  
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六廟說者曰周公有入臣不能為  
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出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  
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為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  
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為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為  
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宜得指其所為謂人所不能為  
乎人而不為則誰為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  
勞取賞或不滿意快快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希望  
襲為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為筐篋中物私得  
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又修代來功在踐祚  
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  
矣

二十一年帝欲廢劭誅潘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潘潘以告劭初  
帝口身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  
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弑之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適隋之勇唐之  
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  
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與春陳謝帝前其異者  
矣非有讒間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



鹿高允夷狄之俗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  
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  
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  
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  
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六廟說者曰周公有入臣不能爲  
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祀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  
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  
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  
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  
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  
勞取賞或不滿意快快然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希望  
襲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爲筐篋中物私得  
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來功在踐祚  
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  
矣

二十一年帝欲廢劭誅潘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潘潘以告劭初  
帝以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  
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弑之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適隋之勇唐之  
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  
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與春陳謝帝前其異者  
矣非有讒間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



為慈父

何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

已形而不治畜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一決置東宮也且羽  
林等使其有官田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革之漏  
是劭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文美質温厚愛養斯  
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  
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召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廢劭奏疏劭殺之

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為忠耶元凶劭蕭  
寶卷豈足忠者以為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也去然  
則於義何居僧綽趨駿懿奔于外善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爲榮而以道義爲重邦  
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於義無歉聖人以崇高  
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  
聖人以浮雲視之矣士苟由道而顯義則治己之不暇尚  
奚軒裳鐘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爲  
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輩曾中無物則八驕是營反  
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教曰求富貴者必將有用也推  
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爲自初用功者言  
之耳養之有道行之有義涵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  
能淫如伊尹周公安有高危滿溢之患哉

魏主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將斬之  
主曰陛下將遠清江表始丁至此而小人



據治不耳何以集委魏主曰誠如知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予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秦漢以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之道也罪應死而特恩赦之以為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為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已矣

鬱林王

太孫昭業

齊紀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殂鸞奉太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帝少與子良慈愛篤厚其甚者既即位聞王融之謀深忌之子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

實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為可近哉

一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與鸞人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喜賓客接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主融此所謂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既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耶是不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請張為幻曾不覺悟略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之

子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



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齊紀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  
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  
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  
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朓之行已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其所見  
如此非懷姦也如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立乎其朝者扶  
顛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遂廵引遠自潔其身次也賈勇攘  
臂為福先為禍始僥倖而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  
不可必以一途思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潔身者可矣朓

所以語其弟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忠斷也

帝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嘗思食魚菜太官令荅以無  
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詔曰嗣主冲幼疴疾弗克負荷宣城  
王胤體宣皇宜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  
體傅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乎朝者  
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  
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傅保慎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  
動一有不當則教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  
於思食魚烝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  
成其德雖不與魚烝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嘗欲  
則與飲食無異閑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此史



所以然不得之小事以見宣城拘制其君之大惡  
夫惟物由已則一旦解璽綬而廢之不為難矣

高宗明帝

鸞

齊紀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  
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之事非出於他  
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勦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  
又殺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搖矣身沒未幾已子單鸞亦無  
免者然而宋齊之君安然行之前乘覆車後來並轡疾驅  
過駕如弗及焉豈以是為故事當按而行之耶抑習俗所  
移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

上之廢鬱林王也許蕭詵以揚州既而不與詵恚有怨言且

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  
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恒懷怨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  
誅誕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之罕邵陵王子貞

蕭詵有恚言事起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  
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表術之給况險膚利欲之徒耶明  
帝蓋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詵有恚言而已反逆未彰而  
翼已之功詎可忘去其干政行私稍裁抑之可耳何至兄  
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  
國之久長得乎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果平矣雖  
豚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君道感  
通而天下信服固結攣然後當君之位故聖人以信易  
食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失如此自詵而論則



有  
魏王如委身山定國立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類宮告后稷也類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呼沱水類也然則類官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官何義也哉益知類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詳自安其說以爲學也然則類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教或於之受俘故曰虘臣獻馘或於之慮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之誓師故曰栢栢于征而當魯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戎事居其三焉略無庠序養育人材之說其非學也昭昭

著矣

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正己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反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爲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禪受之交逮事之素而爲之修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施恩禮於隔代之晉曷若停叙九族以自蕃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爲晉修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列矣

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叡李冲于烈有功賜以不死之詔叡後謀逆伏誅丕亦坐免爲民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丕反逆自負幽守

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



反之

上曰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爲太子在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三人輒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一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祖不釋劔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預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爲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是何也背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平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而君道辱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陷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爲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

後世之永戒乎

魏太子恂既廢頗悔過李彪密表恂謀逆詔賜死

魏孝文亦可謂英明慈愛之主矣太子有過以公義廢之是也既而悔過爲左右所蔽卒以讒死其事迄不得白不亦悲乎古語有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役也獨信李彪一言未嘗考覆其虛實而遽殺之良由孝文已有嫌惡之心不開恂悔之路故讒間得入而寃結無告也孝文於愛而知其惡則得之矣憎而知其善不亦闕乎

初魏李彪家世孤微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及爲中尉結知人主稍稍疎冲魏王南伐彪冲共掌留務彪多專恣冲不勝憤積其前後過惡禁上表請付廷尉治罪彪坐除名



先法  
引後進古今通誼也舉爾所知薦賢報國人  
臣公也上焉者薦人而人不知客主皆賢也次焉者以  
禮義相期施者不苟受者不忘主客之賢否半矣次焉者  
以勢利相與施者或不得已報者或不歸心蓋十無一二  
矣又次焉者直以市賈相求金錢貨寶鬻售而已則盡市  
賈之徒耳人君深居九重責公卿牧守以薦進人才而其  
弊如此然則奈何哉人君擇宰相者也若舜舉皋陶湯舉  
伊尹高宗舉傅說則其相必能擇大吏選師帥惟賢能是  
用以公道躬率于上百官有司亦豈敢以利交而私舉于  
下此治道之序也故因李冲李彪之事而及之冲延譽彪  
以才學也又何必介意於禮敬之增虧彪親附冲圖汲引  
也又何必變情於勢位之磨軋二者交失也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  
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入宮  
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盡殺之時刻  
已至而上眠不起子恪自歸左右以聞上驚曰遙光幾誤人  
明日乃賜王侯供饌悉遣還第

異姓之臣受君知者有謀有猷尚不敢不盡忠竭誠為君  
深計况同姓貴卿乎遙光前後勸明帝者惟以殺子孫為  
事其人歟非人歟不可以人理推也其聞劉休仁而慕之  
者耶君疑同姓而已替之已非同姓耶先踈後親紙糠及  
米同姓既盡行及我矣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愚悖至  
此何也以利欲蔽之也明帝既知其誤已則宜并前者擅  
殺十  
一施之庶少雪沈寃而謝祖考乃復不治是



意カ深非之也雖免其身而嗣子見我國隨  
以テ降殃不亦顯而類乎

魏主入寇聞上崩下詔禮不伐喪引還

魏主聞齊明廢立則舉兵問罪聞齊有大喪則引而去之  
力行古義師則有名嗚呼美哉人之大故莫甚於遭喪推  
己孝愛之心則知之矣惟己無此心則必伐人之喪矣韓  
子載猫相乳之事人而伐喪是狸狴之不若矣後世操刑  
罰統百官者臣非有反逆大罪於放棄中而惟父母之憂  
不聽行服歸葬以盡人子之情其亦不忠厚之極無以訓  
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